

畅销百万册的少年成长故事

米娅来了



【德】苏珊·菲尔舍尔 著
邵钰清 赵艺洲 译

1 打嗝先生



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

米娅来了



打嗝先生



【德】苏珊·菲尔舍尔 著
邵钰清 赵艺洲 译

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米娅来了. 打嗝先生 / (德) 苏珊·菲尔舍尔著; 邵钰清, 赵艺洲译. — 北京: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, 2018.4
ISBN 978-7-5078-4244-9

I. ①米… II. ①苏…②邵…③赵… III. ①儿童小说—长篇小说—德国—现代
IV. ①I516.8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8) 第050925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—2017—2534

Copyright text and illustrations © 2009 by CARLSEN Verlag GmbH, Hamburg, Germany
First published in Germany under the title MIA LEGT LOS! by Susanne Fülischer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18 by China International Radio Press
All rights reserved

Translation rights have been negotiated through HERCULES Business & Culture GmbH

米娅来了：打嗝先生

著者	[德] 苏珊·菲尔舍尔
译者	邵钰清 赵艺洲
审校	姜林静
策划	张娟平
责任编辑	笄学婧
版式设计	国广设计室
责任校对	徐秀英

出版发行社址	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[010-83139469 010-83139489 (传真)] 北京市西城区天宁寺前街2号北院A座一层 邮编: 100055
网址	www.chirp.com.cn
经销	新华书店
印刷	环球东方(北京)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	880 × 1230 1/32
字数	120千字
印张	4.5
版次	2018年5月 北京第一版
印次	2018年5月 第一次印刷
定价	24.80元

CRJ

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

欢迎关注本社新浪官方微博

官方网站 www.chirp.cn

版权所有
盗版必究

贪婪地读着言情小说，就像人家狼吞虎咽巧克力一样。



阿丽娜·巴耶

我调皮捣蛋的小妹妹。



莱娜·汉森

长着一张嘟嘟嘴，实际上超级害羞！



莱奥妮·哈格施托尔茨

耶特·约斯特



本来……耶特是我最好的朋友。

卡哥帕 (打嗝先生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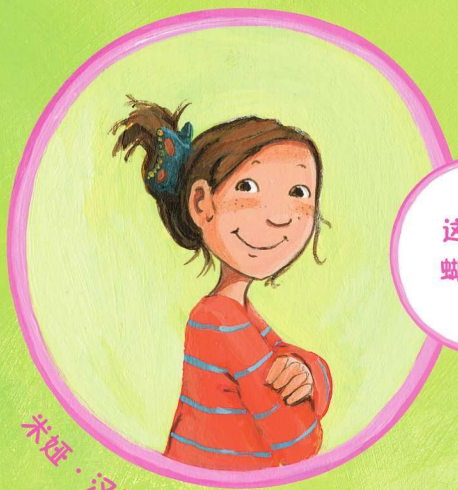


看起来人畜无害的, 其实才不呢!

一切都由此开始。



我的日记本



这就是我:
蝴蝶小姐!

米娅·汉森

我的哥哥是个万人迷。



卢卡斯·汉森



目录

世界上最糟糕的家庭 / 1

打嗝先生 / 8

瞎扯的下午 / 25

只要我还活着，就别想！ / 34

你瞎好事？ / 47

某个时间，某个地点，某种方法 / 65



那个吻 / 76

汉森酒店 / 95

冷战，朋友，敌人 / 106

闹剧结束 / 115

我与闺蜜们的完美世界 / 126





世界上最糟糕的家庭

我、耶特和莱奥妮，盘坐在我床前蓝白条纹的地毯上讨论，我们之中谁才拥有最糟糕的家庭。

“我！”耶特叫道，“我妈妈本来可以直接给我买件真正的胸罩的，这种幼稚的小孩子穿的东西算什么？”她直起身子，把她妈妈给她新买的运动内衣，拉了拉整齐。

莱奥妮抱怨道：“要是我永远都不用穿胸罩，那才开心呢。”

“为什么啊？”这我就不明白了。

“他们老是往我妈妈的领口里看，真是太讨厌了！”莱奥妮说道。

耶特咯咯地笑了起来。“这也不奇怪，你妈妈确实……”她没接着说下去，而是暗示了一下一边的大水球。

“别暗示了，”莱奥妮发火了，“你真是太坏了！”

“冷静，冷静。而且，究竟有什么不好的，有大……”我说道。

“你敢说那个词，”莱奥妮的眉头狠狠皱起，威胁道，“你敢！”

不知道为什么，莱奥妮简直比修女还要保守。她想一生都保有贞洁。就算只是经过一对手牵手的小情侣，她也会涨红脸。



耶特不假思索地嚷嚷道：“胸部！乳房！”

耶特就是忍不住故意去惹恼莱奥妮，她一直是这样，而且估计以后也不会变了。有时我也觉得很有趣，会跟着一起笑。但大多数时候，当她们为了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一定要争个高下时，我还是会觉得心痛。因为她们两个，我都喜欢，我也想她们也能相亲相爱。

莱奥妮板着脸招下分叉的发尾，让它们纷纷落在她的条纹短袜上。耶特又说道：“别担心。仁慈的上帝一定会让你如愿，胸部永远不发育，不长阴……”

莱奥妮气得跳了起来，看起来就像一只准备发起进攻的老虎，她生气地说：“你现在要是敢说出‘阴毛’……要是你敢说出来的话，就……”

“就怎么样？”

“就有你好受的了！”

“阴毛！阴毛！”

莱奥妮立刻扭抱住了耶特，到处挠她痒痒。

“别闹了！停下来！”耶特被挠得咯咯直笑。

“你认输我才停下！”

“好的，我认输！”之后耶特终于消停了一会儿，只是推了推眼镜。

“我的胸部肯定也不会发育的。”我帮着莱奥妮说话，希望她可以好受点。

我可没有骗人！我觉得，老天爷根本就没打算让我的胸部发育

起来，我在镜子前仔细检查自己已经有段时间了，但直到现在，我的胸前还是像德国北部风光一样，一片平坦。

气氛平静了下来，我又开始试着把话题转回到我们的家庭上。不出所料，耶特又一次成功地把所有注意力都吸引到了她的身上。耶特想永远都是所有人的焦点——从早到晚，最好再加上夜里。

“我家最讨厌了。”我说着，固定了一下头发上的蝴蝶发夹。

“为什么啊，米娅？”莱奥妮惊讶地问道，并捋了捋她薄薄的米色头发。“你明明什么都有了，别人羡慕都不来呢。你有爸爸、妈妈、哥哥、妹妹……”

“正是这样！”我叹了口气。“一切都再正常不过了！跟白开水一样无聊！”

莱奥妮和耶特面面相觑，感到意外。

“但是你奶奶，”耶特反驳道，“你奶奶可不同寻常。穿着鲜艳，引人注目，还很有意思。”

“是没错。但是这里不算上奶奶。”

“我倒是很乐意把恩佐借你，”莱奥妮带着一副世界末日的表情建议道，“还有我后爸。如果你有兴趣整天看拳击电视节目或者讨论拳击的话。”

莱奥妮的妈妈离婚后，就和她的新男朋友，一个意大利人，还有他的儿子一起生活。恩佐十四岁，一直吹嘘自己会成为下一位拳击世界冠军。虽然这听起来很傻，但是我觉得，一头深色卷发的恩佐很有法国味。简单来说，就是特别讨人喜欢。自从我们开始上法



语课，我就开始迷恋和法国有关的一切东西。

“而且你们写作业的时候，也没有人不断地来打扰你们。”我打出了最后一张王牌。莱奥妮的妈妈是售货员，要没日没夜地在百货商店工作。耶特的父母自己开药店，工作很辛苦。我爸妈工作虽然也很辛苦，但他们可以经常待在家。我爸爸是历史和德语老师，每天下午没课；我妈妈则自己开足疗店。

“呃，那你们家不得坐满了脚上长了弯指甲、偏指甲、黄指甲的病人？”耶特一听，无比厌恶地大叫起来，就好像我们的数学老师柯尼希先生（我们叫他“鼻涕虫”）要在她面前跳脱衣舞似的。但我还是让她放了点心，因为还好，我妈妈的工作区域和我们的住所是隔开的，那些长了弯指甲、偏指甲、黄指甲的足疗病人，只能踏进我们家的走廊。

“我还以为，你喜欢你爸妈辅导你做作业呢。”耶特插嘴道。

“唔。”我嘟囔了一下。爸爸的话，耶特说得倒是没错。我有不懂的问题的时候，他会来帮我，其他情况下，他会让我安心地自己做。妈妈则相反，她完全像是个奴隶监工，一有空就会弯下腰来检查我的作业。烦人！累人！简直要把人逼疯了！

“但没有你爸妈的话，你就拿不到这么好的成绩了。”耶特向后甩了甩她梦幻般的金发。

“你胡说什么？！”我差点儿就要像龙一样喷出火了，这样说实在太可恶了！

“耶特，你怎么能随便乱说呢？”还好莱奥妮帮我说话。“米娅

考得好，是因为她聪明，不是因为她爸妈。”

“好的，我知道了。”耶特穿着连帽夹克，感觉受了委屈，“可能我就是这里唯一一个脑子不好使的了。”自从她最近一次英语考试没考好后，她就完全有一种“我笨得就像坨鸽子屎”的心理，怎么劝都不行。

“不，你才不笨呢。”我第N次地跟她保证道，并试着把心里的怒气咽了回去。“不过是考砸了一次英语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”

“别又给我提这茬儿！”耶特像只警犬一样吼了起来。过了一会儿，她才冷静了下来，然后问道：“另外……你们谁能借我抄一下一般过去式的作业？”她碰了碰我。“蝴蝶小姐？”

我刚刚才在暗地大发慈悲地原谅了她，现在她又来惹我了。“如果你再叫我‘蝴蝶小姐’，我才不会借你抄呢！”我威胁道。就因为我喜欢各式各样的蝴蝶，家里还有一整套蝴蝶收藏品——有玻璃做的、布料做的，还有很多蝴蝶发夹！——她也没必要一有机会就叫我“蝴蝶小姐”吧。

“好的，蝴蝶小姐！”

耶特咯咯地笑了起来。

莱奥妮也咯咯地笑了起来。

我面不改色，板着脸。但我生耶特的气从来都生不了多久，一会儿我就又挂上了“最好朋友的微笑”，拿出了我已经在书包里躺了很久的英语作业本。

晚上晚些时候——我已经和家人吃了晚饭，刷了牙，躺在了床



上——我从床头柜抽屉里翻出了我的白底红色波点日记本，这是我的十一岁生日礼物，从那以后，我每天都会在里面写上几句话。今天我先是煞费脑筋地思考了一下，然后提笔写下：

下午和耶特还有莱奥妮闲聊打发时间，差点儿就和耶特吵了起来。因为她愚蠢之极地认为，我能拿好分数完全因为我爸妈，这当然完全是胡说八道。

晚安，亲爱的日记本，睡个好觉吧，你也要留神，一定不要落到别人的手里，明白了吗？！

然后就该要睡觉了。但我差点儿就要睡着的时候，又想起来件事，还是件极其重要的事，于是我又打开了灯。

“米娅！”帘子后面的床上传来一个极其不耐烦的声音。我们家有三个孩子，但只有两间儿童房——所以我必须和我的妹妹莱娜共用一个房间。只有我尊贵的哥哥，英俊的卢卡斯，可以拥有自己的王国。这就是爸爸妈妈所谓的平等。他们大部分时候还是很开明的，不过有时候，他们又像原始人一样古板。

“一下就好。”我抱歉地说道，然后又拿出了日记本，以免脑子里的灵感睡一觉就没了。我睡眠惺忪，潦草地写道：

我这辈子一定要做的事：

1. 骑一匹白马穿过法国的卡马尔格地区。
2. 举办一次大霸王争霸赛，比赛吃意大利面和棉花糖巧克力。

力球。

3. 和一个英俊帅气的法国人接吻。我就是觉得法国人特别有魅力！

我满意地合上了我的日记本，关了灯，然后终于在我已经鼾声震耳的妹妹旁迷迷糊糊地入了眠。



打嗝先生

夜晚结束得太快，然后我的美梦被一个吵吵嚷嚷的、长得像我妈妈的人走进来粗暴打断。脑子稍微清醒了一点，我才确定，这个人就是我的妈妈。

啊！这意味着，又要起床了。又是一天的学校生活，又有宗教课作业，又得坐在卡斯帕旁边，度过悲惨而恐怖的一天了。卡斯帕是个吹牛大王（他吹牛说，他已经环游过半个世界了），他还老喜欢往后翘凳子，不过，最让人受不了的还是：他从早到晚地打嗝。几周前，我倒霉地开始和他同桌。当时我们班主任米勒·施特格曼女士走进我们班，冷冰冰地问候了几句之后，就把坐在倒数第二排的话多的男生们，强行分开了。他们那儿老是有太多唾沫星子，太多恶俗的笑话，太多手机和游戏机。她做得很对，我也早看这些捣蛋鬼不顺眼了。但是安排打嗝先生和我同桌，这是米勒·施特格曼女士这辈子做过的最愚蠢的事了。

早上我的同桌走进教室的时候，小声地打了个嗝。课间他吞下三块抹了肝泥肠的面包之后，又打了个嗝（这次就大声得多了）。

后来他喝了一瓶柠檬汽水之后，我只能落荒而逃了。

耶特觉得我不该这么做，她就很少听到卡斯帕打嗝，但是她的座位可离卡斯帕足足有两米远，而且她耳朵可能还不好使呢。有时候到第一个大休息时，我就已经神经衰弱到只能扶着墙才能走出教室了。

今天也是这样。不出意料，莱奥妮也询问起我明显令人焦虑的身体状态。

“都是因为打嗝先生。”我抱怨道。

“打嗝先生？”

“对！卡斯帕不停地打嗝！”

“但这也不是什么新鲜事了。”

“但是今天尤其……可怕！”我用尽最后的力气吐出了这句话。

“好吧，他本来也的确可以克制一下自己的。”莱奥妮承认道。

“你必须跟他说说，米娅。”耶特朝我们走过来，用她亮白的牙齿啃了一口苹果。

“啊？怎么个说法？”

“你先站到他跟前……大概像这个样子。”耶特撅着屁股，用手撑着脑袋，活像只母猩猩在试镜。“然后你说：‘嘿，打嗝先生，你能行行好停止打嗝吗？好的？你人真是太好了。谢谢你！再见。’”

“真的好好笑。”

“我是认真的。”

“耶特说得有道理。”莱奥妮居然也站到了她那边。“你要是



不跟他谈谈，他肯定不会改的，然后你会从某天开始，上课再也集中不了精神，所有成绩都开始下降，以至于中学都毕不了业，最后只能住在街上的纸板房子里，乞讨为生……”

“好了！”我打断了她，然后走进教室。卡斯帕的打嗝是很糟糕，她们这些无稽之谈就更糟糕了。但如果真的要去和打嗝先生谈这件事的话，那才是最糟糕的，可能我会立刻昏过去吧。



接下来是格吕茨克老师的宗教课，我们都叫他“圣人”。

我们要在课上写一篇作文，要求是“给上帝写一封信”。

给上帝写一封信？

实际上我都不写信的，也从来没有给远房亲戚寄过信。现在我要试着给别人写信了。不过这个人不是真人，也没有电子邮箱地址，就更别提有个固定住址了？我干坐了一会儿，在脑子里写起了信：

亲爱的上帝：

我叫米娅，我十一岁了，现在我陷入了困境。我的同桌卡斯帕打嗝打得太多了，以至于我有时候吓得头发都竖起来了。你可以帮帮我吗？啊，还有，如果你也能让我妹妹少烦人一点……可以吗？可以的话，你真的是太好了，亲爱的上帝。

你的米娅（带着她美丽的蝴蝶收藏）